李相國集 八

雜文
記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二

雜文

反柳子厚守道論

柳子厚著論曰守道不如守官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皮冠者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官者道之器未有守道而失官者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柳子之此說誠然矣然予以爲此特極於上智者而論之耳非聖人所以汎爲人而論之者也何則苟曰守官不

如守道則其若上智之人能知道之爲守官之
本官之爲行道之器而得守其本則所謂器者
亦從而不喪如柳子之說矣若中下人者未知
道之爲守官之本妄求道之所在自以爲能守
其道而忽於守官因以墮職喪局則不旋踵蹈
其禍矣官可守歟是喻人而陷於不義焉在其
爲聖人之言耶苟以爲守道不如守官而努力
恪謹能守其官則亦庶幾於道矣道豈不存乎
聖人言守道不如守官是乃言守道者也但言
有先後耳其意未始不同矣是聖人所以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之義也何謂傳之者誤歟

非柳子厚非國語論

柳子厚之非國語予復以爲非也左氏親受經於仲尼凡事之可以因經而附者皆釋於傳採其餘以爲國語旣載之傳而又見於國語者亦衆矣何皆誣謠不槩于聖耶柳子所以非其所非而非之者請先以一二篇明之國語曰周之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云云柳子非之曰山川者特天地陰陽之氣自動自休自峙自休是惡乎與我謀或吸或吹如輪如䤷其孰能知

之云云苟如是則山川之崩震果可謂非災耶
孔子書春秋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其餘災異不
可勝紀孔子其可非之耶詩曰百川沸騰山谷
卒崩詩可非之歟況伯陽父所言非特左氏書
之國語也後至司馬遷班固亦取而載之史矣
夫史者標準萬世之書也若誣謠不經之說則
二子何取而書之耶國語曰趙宣子驟諫公公
使鉏麑賊之鉏麑自殺云云柳子非之曰宣子
之諫君爲社稷之衛久矣麑胡不聞之乃以俊
𥠖爲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耶是宣子大德

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左氏多於文辭以著其
言云云此亦非所非而非之者也大抵人之於
人雖素所賢之者當其時有見其失而非之者
素所未賢者或於後有見可敬而禮之者麑雖
素聞宣子之賢以君命也不得不往焉則殺之
其任也脫若復見其失則殺之心愈堅矣及見
其盛服假寐而後益賢之而不忍害焉乃反自
殺是固義也故左氏既書于傳而又載之國語
矣柳子何於傳不非而獨於此非之耶凡非其
所非而非之者多此類也

爲鼂錯雪寃論

古之人論漢之英明之君則首稱文景然以誅錯事觀之景帝不足謂之明矣且國政非臣之所能專斷而行之者也陳其利害而取斷於君上者臣之職也受下之謀議商酌可否而後行之者君之明也錯旣爲漢臣患諸侯之彊大難制欲因過削地以尊京師此可謂忠於國者也遂以此奏於上上亦不能獨裁與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而後行之則咎不獨在錯矣脫七國實爲錯而發兵者業已用其計而致此則是亦朝

廷之耻也宜徐觀其變然後誅之未晚也錯之削諸侯亦非不慮其反逆而策之者也宜委以制禦之任有不可而後誅之亦可矣況吴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爲反計數十年而後與六國發之則名雖誅錯其意不在錯也苟其勢可以抗京師則雖急斬錯以謝祇自示中國之輕耳終不爲罷兵明矣苟不能以區區七國能抗京師則雖不誅錯其若予何耶其誅之也雖斷自上心猶爲不可況聽其讎者之讒以戮忠臣内爲袁盎復讎外爲諸侯報仇其不明孰大焉又

使中尉紿載行市是欺臣也以天子而斬一鼂
錯何必誑耶是亦非人君之政也過孰甚焉惜
也銳於爲國遠慮而反受誅戮鼂錯之寃不亦
甚乎以文帝之蹟斥賈誼較諸此則彼特過之
小小者耳况誼之斥也未幾復徵傅上之愛子
而其策雖未盡見用其所操而施於世者亦多
矣則不可謂大失其志者也然後世猶以不大
用爲之寃也况如錯者乎予是以譏景帝之不
明以此雪錯之深寃也嗚呼有努力扶我身者
誤而少失其手則未及踣地而敢怒斥耶

山海經疑詰

予讀山海經每卷首標之曰大禹製郭氏傳則此經當謂夏禹所著矣然予疑非禹製何者傳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論語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蓋惡之也孔子修春秋雖直筆之書以魯爲父母邦凡大惡則皆諱避不書若山海經果是禹製當諱父之大恥觀東北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是禹父不宜斥書此事若以爲實事不得不書則不甚言竊而云取帝之壤亦不蔽于義

也按獻經表云昔洪水洋溢鯀既無功高使禹
繼之伯益與伯翳驅禽獸別水土紀其珍怪益
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據此則
疑伯益所著然其序則云禹別九州物無遁形
因著山海經云云此二說亦不同是皆所惑者
又有一惑焉尚書曰高殛鯀于羽山蓋以鯀理
水績用不成故也此經云帝殛鯀于羽郊所謂
帝者上帝也鯀雖竊帝壤苟能堙洪水則於高
爲有功於帝爲有罪高不宜誅而帝獨誅矣若
爲帝所誅又不當爲高所殛若爲高所殛則其

不竊帝壤堙洪水明矣上帝其何名而殺鯀耶此二說亦不同安所從耶在醇儒當以尚書爲正而以山海經爲荒恠之說矣然既曰禹製禹之說可謂恠乎待後之明智君子有以辨之耳

唐書杜甫傳史臣贊議

予讀唐書杜子美傳史臣作贊美其詩之汪涵萬狀固悉矣其末繼之曰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予以爲此則褒之不若不褒也何則士有潛德內朗不大震耀於世者史臣於直筆之際力欲揚暉

發華以信於後世而猶恐人之有以爲譽之過
當則引名賢之辭憑以爲固可也至如李杜則
其詩如熊膰豹胎無有不適於人口者其名固
已若雷霆星斗世無不仰其光駭其響者非必
待昌黎詩之一句然後益顯者也宋公何苦憑
證其句自示史筆之弱耶引其詩或可其曰慎
許可甚矣凡言某人慎許可人而獨許可某人
者猶有慊之之意也愈若不許可而無此一句
則史臣其不贅之耶嗚呼史臣之言弱也此贅
亦引元稹所謂自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此

則微之所以直當杜甫切許而論之者雖引之
或可矣若退之之一句則將贈友人而偶發於
章句者而非特地論杜公者也然韓愈大儒也
雖一句非妄發者引之或可也如不言愼許可
則宋公之言免於弱也

唐書不立崔致遠列傳議

按唐書藝文志載崔致遠四六一卷又桂苑筆
耕二十卷自注云高麗人賓貢及第爲高騈淮
南從事予讀之未嘗不嘉其中國之曠蕩無外
不以外國人爲之輕重而旣令文集行於世又

載史如此者然於文藝列傳不爲致遠特立其傳予未知其意也若以爲其行事不足以立傳則崔孤雲年十二渡海入中華游學一舉甲科及第遂爲高騈從事檄黃巢巢頗沮氣後官至都統巡官侍御史及將還本國同年顧雲贈儒仙歌其略曰十二乘船過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其迹章章如此以之立傳則固與文藝所載沈佺期柳并崔元翰李頻輩之半紙列傳有間矣若以外國人則已見于志矣又於藩鎭虎勇則李正己黑齒常之等皆高麗人也各列其傳

書其事備矣奈何於文藝獨不為孫雲立其傳耶予以私意揣之古之人於文章不得不相媢忌況致遠以外國孤生入中朝躝躒時之名輩是近於中國之媢者也若立傳直其筆恐涉其媢故略之歟是予所未知者也

韓信傳駁

予讀漢書韓信傳有不可以不駁者敢論之曰信之罪已不足容誅然高祖不能無非而班固之筆有不公焉夫君有疑臣之心則伏以待誅禮也因其疑而有叛君之心人臣之罪莫甚於

斬韓信是已固已不容誅矣然信之罪本高祖養而成之也何以言之人有讒信叛高祖即信而愚焉是不明也夫讒言有疑似不明者有立可斷者信當劉項相拒時以國士無雙之才鷹瞵虎視當此時與楚則漢危與漢則楚危楚漢安危在一信手而信卒與漢與平天下為功臣當時已有蒯通說信鼎足天下信不忍背漢謝不用其計夫勢有可為其不反如此豈於天下為一家之日以區區一淮陰欲拒大漢耶是立可斷者苟不能明斷而愚其叛逆則以萬舉之

國討之豈不勝一淮陰而乃以僞遊雲夢而擒之耶嗚呼以天下之主用詐計紿一臣奈天下萬邦何緘至洛陽遂赦之者以無罪也如知其無罪宜不奪其王因以弭其怨可也及降以爲侯以此激其意是謂蹈騰虎尾令寤者也信由是怨漢且疑矣其卒必見誅故不得已而謀叛此非高祖養而成之者耶吾故曰高祖不能無非也班固之贊曰信徼一時之權變用詐力成功見疑強大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其所謂見疑謀逆就亡信然矣所謂詐力成功者未知其何指

耶信爲漢王破強楚虜魏王禽夏說擊龍且皆用奇計指此而言耶此奇也非詐也兵貴無常時或用奇計非信之奇計高祖亦不應有天下果謂之詐則高祖用詐力之臣而得天下亦非正也所謂詐計者若高祖之僞遊雲夢蕭何之紿信謁呂后者幾乎矣班固不以貶者豈以聖君賢相而諱之耶其所謂徼一時之權變則蕭何曹參張良皆是何獨信哉吾故曰班固之筆有不公也

杜牧傳甑裂事駁

牧傳有牧之死炊甑裂牧曰不祥予駮之曰此拘忌小數濕巫瞽史之說耳牧曰不祥非醇儒所當言者史臣宋公宜逸而猶書之亦雜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夫牝固無司晨之任牝而晨焉家之恠孰大於是甚於國之雉雊鼎耳鼠舞端門之妖故聖人存而不刪若甑之裂者或因火烈或因水燥而非必以恠牧之死適會耳不足以為的驗以予所試觀之予家去歲秋九月方爨甑劃而裂子孫不以為恠又今歲二月甑鳴如牛吼俄而大裂如人劃破者竈婦僂

然失色奔告於予予笑自若適有術人至曰此不利主人非痛祈解恐不免室人欲亟從其言予止之曰死生有命苟有死期惟特先兆耳祈解何益苟無焉甑裂其如予何果不死至于今且壯牧以何無狀遇甑一裂而死予以何德被甑再裂而能免耶此不驗明準也吾恐後人溺於其說故書以曉之

柳子厚文質評

夫心之所蘊必在於文故予嘗以為見其文足敬其人披其文足相其質矣及讀唐柳子厚文

然後知言之失也敢許之曰子厚之書其文之貴也固其心之淺也浮其文可敬其人不可敬也何以言之曰汎濫渟滀出入子史洸洸乎其可駭者子厚之辭也非文之貴而其若是耶故曰文之貴也固然以子厚平生行已之素較之其身之所未備其意之所未行固亦多矣於文莫不皆悉此豈心之所蓄歟特託而列於文耳故曰心之淺也浮請以一二篇明之讀斬曲几文則其端平正直之心疑若可見然尋執誼王叔文王伾等皆宵人者也子厚以章章名士撓

節從之其相得之甚使天下指以為二王劉柳則是可謂其行之直乎然則柳子之曲不為不多奈何悳已之曲而覬覦然寓意於斬曲几以譏世之為耶是舉其行執其咎自斬其身也何曲几之得斬耶讀乞巧文則曰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與亦非實之言也方二王時劉柳等更相倡譽以為伊周管葛復生矣嗚呼以二王為伊周管葛孰不為伊周管葛哉其言可謂巧矣而不可謂拙也其巧之不足耶又胡乞於天孫哉人猶不可欺況天乎吾故曰質之不

如文也

書司馬温公擊甕圖後

古之論者有謂司馬温公自爲兒擊甕時已有活人手段此誠的論也君實果歷相四朝奮發謀議興利除害安國家濟蒼生可謂宋之社稷臣也此非刻勵習熟而爲之其漸已見於乳臭中固受之天者或曰君實能鍛成其才適會居位輔政有以濟蒼生耳凡善惡與習而遷兒時事不足爲的驗也予曰非也昔孔子爲兒時嘗陳俎豆爲戲果興文教爲萬世師然此聖人之

事不可以常品論之者以常品觀之子少時怯乘馬馬有駿駿其足者面蒼然無生色甚戰也至今尚爾畏騎駿足凡奉使乘傳必擇駑者而後馭之又生二歲時常喜執書冊以手指點其字而若將讀之父母曰此兒當業文者也今果以進士出身備小儒之數由此觀之君實之擊甕天性也其安國家濟蒼生固亦受之天者非熟習而為之者審矣何謂兒時事不足為驗耶非特此也凡善惡勇怯仁與不仁孝與不孝皆於兒時可略見也何獨司馬也耶

書韓愈論雲龍雜説後

愈之說曰龍噓氣成雲雲亦靈怪矣龍之使能爲靈也若龍之靈非雲之所使靈也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異乎其所憑依乃所自爲也韓之說如此予謂之曰非獨龍也人亦猶爾言龍而不及人何也詳味韓之意以龍而喻人喻人而不及人欲令意有所蓄而不直洩也夫粲乎文章鬱乎詞氣皆人之所自吐也絢焉爲錦繡羅縠峭焉爲高峯絶岸舒也卷也形也青也皆類雲之紛紜翕霍千狀萬態也則可謂靈怪矣

其靈也乃人之所自爲而非文章才藝之能靈
人也然人不憑文章才藝亦無以神其靈也且
乖龍不能興雲唯神龍然後興之則非雲之靈
其龍審矣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庸人不能
吐文章詞氣唯奇人然後吐之則文章之不能
靈人亦審矣然人不憑文章亦無以神其靈則
神龍與詩人之變化一也請以此洩韓之微也

屈原不宜死論

古有殺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殺身以成
節者若伯夷叔齊是已比干當紂時其惡不可

不諫諫而被其誅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虖王伐紂猶有慙德凡在義士不可忍視故孤竹二子扣馬而諫諫而不見聽恥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節也若楚之屈原舉異於是死不得其所祇以顯君之惡耳夫讒說之蔽明邪諂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國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爲王寵遇專任國政宜乎見同列之妬嫉也故爲上官大夫所譖見疏於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爲恨者也原於此時宜度王之不寤滅迹遠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惡

漸乆而稍滅也原不然復欲見容於襄王又爲
令尹子蘭所讒放逐江潭作湘之纍因至是雖
欲適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澤畔作
爲離騷多有怨曠譏刺之辭則是亦足以顯君
之惡而乃復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
乃至楚俗爲競渡之曲以慰其溺賈誼作投水
之文以吊其寃益使王之惡大暴於萬世矣湘
水有盡此惡何滅且紂之惡乆已浮於天下雖
比干不死未免爲獨夫而取刺於萬世矣虎王
舉大義忘小嫌卒王天下功業施于萬世矣則

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損也况二子非虎王之
臣也乃紂之臣諫伐其君而死以成其節也何
與於虎王哉若懷王則聽讒踈賢而已當時此
事無國無之原若不死則王之惡想不至大甚
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顯其君之惡耳予之此
論乃所以雪原之寃而益貶其君之惡庶以諷
後之信讒斥賢耳非固譏原也惜也其死之非
其所宜也嗚戲

論日嚴事

明廟實三十七年太平之主也終雖被廢其明

智有不可形容者臣請粗論之時南國有浮屠
日嚴者自稱世尊人皆傳能理人疾病雖至盲
聾風癩無不立愈京師聞之皆欲迎致　上重
違衆志先使内臣驗其實内臣還奏如所聞
上不得已使使迎之勅置東城外弘法寺其始
來也冒絲氎巾乘駮馬以綾扇障其面徒衆不
可勝計遮擁馬首有不得正視其顏者京師士
庶日夜會其寺無慮萬餘人皆唱阿彌陀佛聲
聞十里乃至公卿搢紳及其配耦幽閨處女其
聚如林皆以髮布其前藉日嚴之足凡日嚴飮

食之餘沐浴之水苟得之雖涓滴貴如千金無
不歆服當此之際　上若迎入大内痛加禮敬
則一國變爲胡風以至男女雜處淫亂必甚矣
上漸驗其實放遣江南　明廟之智如此至
聖子神孫又正享祚焉知不以此耶但恨當時
無一諫官如韓吏部諫迎佛骨者耳後驗其事
則其僧先教人曰萬法唯心汝若勤念佛曰我
病已愈則病隨而愈矣慎勿言疾之不愈以是
盲者妄言已視聾者亦言已聞所以令人易惑
是豈國之妖者歟嗚呼幾誤一國矣

論四時饗先事略言

古者人子之饗先以血祀爲貴者是禮經之制
也禮者聖人之所制聖人之制禮雖幽至於鬼
神無所不測其情而制之者也豈可輕廢哉雖
血祀之在所可重如此子孫絶則血祀絶矣夫
然故古之人深忌血食之不續乃至以無後爲
不孝蓋亦以此而如不用血祀則其與無後何
異哉噫今世之風俗酷尚佛法其祭先多以蔬
蔌是何法耶若欲營佛事薦冥福而并祭其先
則用蔬菜可也所謂四時之饗者吉祭也大禮

也當以官品之高下或以大牢或以小牢禮也若貧不能辦之則以魚物禽鳥之類代之燔炙以薦則猶愈於蔬菜矣且人死曰鬼鬼神必於燔燒之際乃始降神而歆其祀矣不然與不祭同孔子不曰乎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歟況[illegible]先於高卑一也國之大廟亦用蔬菜耶但有等衰耳

論走筆事略言

夫唱韻走筆者使人唱其韻而賦之不容一瞥者也其始也但於朋伴間使酒時狂無所洩遂

託於詩以激昂其氣伕一時之快笑耳不可以
爲常法亦不可於尊貴之前所爲也此法李湛
之淸卿始倡之矣予少狂自以爲彼何人予何
人而獨未爾耶徃徃與淸卿賦焉於是乃始之
然若予者性本燥急移之於走筆又必於昏醉
中乃作故凡不慮善惡唯以拙速爲貴非特亂
書而已皆去傍邉點畫不具字體若其時不有
人隨所下輙問別書于旁則雖吾亦莽莽不復
識也其格亦於平時所著降級倍百然後爲之
不足以章句體裁觀之實詩家之罪人也初不

意區區此戲之開于世矣乃反爲公卿貴戚所
及聞知無不邀飲勸令爲之則有或不得已而
賦之者然漸類倡優雜戲之伎或觀之者如堵
牆尤可笑已方欲罷不復爲而復爲今相國崔
公所大咨賞則後進之走筆者紛紛踵出矣但
此事初若可觀後則無用且失其詩體若寢廢
風俗爲知後世有以予爲口實者耶其醉中所
作多棄去不復記云

論詩中微旨略言

夫詩以意爲主設意尤難綴辭次之意亦以氣

爲主由氣之優劣乃有深淺耳然氣本乎天不可學得故氣之劣者以雕文爲工未嘗以意爲先也盖雕鏤其文丹青其句信麗矣然中無含蓄深厚之意則初若可翫至再嚼則味已窮矣雖然凡自先押韻似若妨意則改之可也唯於和人之詩也若有險韻則先思韻之所安然後措意也至此寧且後其意耳韻不可不安置也句有難於對者沉吟良久想不能易得則即割棄不惜宜矣何者計其間儻足得全篇而豈可以一句之故至一篇之遲滯哉有及時備急則

窘矣方其搆思也深入不出則陷陷則着着則迷迷則有所執而不通也惟其出入往來左之右之瞻前顧後變化自在而後無所礙而達于圓熟也或有以後句救前句之弊以一字助一句之安此不可不思也純用清苦爲體山人之格也全以姸麗裝篇宮掖之格也惟能雜用清警雄豪姸麗平淡然後備矣而人不能以一體名之也詩有九不宜體是予所深思而自得之者也一篇內多用古人之名是載鬼盈車體也攘取古人之意善盜猶不可盜亦不善是拙盜

易擒體也押強韻無根據處是挽弩不勝體也不揆其才押韻過差是飲酒過量體也好用險字使人易惑是設坑導盲體也語未順而勉引用之是強人從已體也多用常語是村父會談體也好犯語忌是凌犯尊貴體也詞荒不刪是莨莠滿田體也能免此不宜體格而後可與言詩矣人有言詩病者在所可喜所言可則從之否則在吾意耳何必惡聞如人君拒諫終不知其過耶凡詩成反覆視之略不以已之所著觀之如見他人及平生深嫉者之詩好覓其疵失

猶不知之然後行之也凡所論不獨詩也文亦
幾矣况古詩者如以義文句斷押韻者佳矣意
旣優閑語亦自在得不至局束也然則詩與文
亦一揆歟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二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三

記

止止軒記

城之東奉香之里之西肘有草堂數十楹白雲居士所寄也身寄而已心不寄也居士謂誰春卿自號也牓其軒曰止止居士自名之也蓋以玄筮之得止之首而名之也止之首（三人玄陽三家八木）曰初一止于止內明無咎此言君子時止則止其智之明如水之內朗也（陰陽隔絶各止其所故能如水之內自淸明）初二馬酋止車軔俟此言二爲平人不隱不

仕故車軔侯而馬跪止也居士喜曰是皆予之
志也予能識其所止而止則可謂應初一之體
進不急於仕退不苟於隱以是而爲平人則可
謂叶初二之辭予得是而名軒曰止止果不類
予之行藏耶夫所謂止止者能知其所止而止
之者也非其所止而止其止也非止止也且虎
豹麋鹿蛟龍之於藪澤窟穴識其所止而止之
者也談客行旅寄以止于城市之中則人以爲
祅而從而害之必矣居士之於世偃蹇寡合非
馴擾之物也若與人同趨竝騖以止于名利之

域則是何以異於虎豹麋鹿蛟龍之城市哉此
子所以求其所止而止之者也不然祅而害之
者至矣或曰君子之所言則必山林窮谷之是
處不與人雜然同域然後可謂止止矣今子之
所止乃城市之中而猶謂之止止譬之虎豹麋
鹿蛟龍之藪澤窟穴何也曰蟲獸之藪澤窟穴
人之城市亦各其所止之常也儻使人庬然伏
藪澤仄然入窟穴則亦猶虎豹麋鹿蛟龍之入
城市也毒蟲猛獸亦必以為祅而群而害之矣
人而避人被蟲獸所害吾不忍為也且人所以

忌人覘有以害之者非城市之隘而與處之吝也徒以競其所求爭其所利而已茍與人不爭不競雖白日有胠吾篋者避而不見則人之城市亦虎豹麋鹿鮫龍之藪澤窟穴也庸有害之者乎居士之名軒盖以此也丁卯三月十日記

接菓記

事有初若妄誕幻恠而其終乃真者其接菓之謂乎予先君時有號長身田氏者善接菓先君使試之園有惡梨凡二樹田氏皆鋸斷之求世所謂名梨者斫若干梢安於斷株以膏泥封之

當其時見之似妄誕矣雖至茸抽葉茁亦似幻恠矣及欝然夏陰茂蕡然秋實成然後乃信其終真者而妄誕幻恠之疑始去於心矣先君沒凡九稔覩樹食實未嘗不思嚴顏或攀樹嗚咽不忍捨去且古之人以召伯韓宣子之故有勿翦甘棠封植嘉樹者況父之所嘗有而遺之於子者其恭止之心何翅勿翦封植而已哉其實亦可跪而食矣抑慮先君以此及予者豈使予革非遷善當効茲樹耶聊志而警之耳

四可齋記

昔予先君嘗置別業於西郭之外溪谷窅深境
幽地僻如造別一世界可樂也予得而有之屢
相往來爲讀書閑適之所有田可以耕而食有
桑可以蠶而衣有泉可飲有木可薪可吾意者
有四故名其齋曰四可旦祿豊官重秉威挾勢
者凡所欲得無一不可於意者若予則旣窮且
困顧平生百無一可而今遽有四可何僭如之
夫大牢之享始於藜羹千里之行起於門前蓋
其漸也予居是齋也若有得田園之樂則其嚆
棄世網拂衣褁足歸老故園作大平農叟擊壤

鼓腹歌詠　聖化以被于管絃亦何有不可哉
嘗於是齋著詩三首詩集中有西郊草堂詩是
已其一句云快哉農家樂歸田從此始是真予
志也某月　日白雲居士記

通齋記

泉允通人楊生應才者卜築于城北善接養花
木其園林之勝頗有聞於京都予遂往觀焉環
堵蕭然而已初若無奇觀勝致殊不類所聞者
及主人贊至其園然後環視周矚求勝之所從
有而得有聞者則園方可四十步許有珍木名

菓植植爭立昵不相侵離不至迋是皆生之均踈數而序植者也別爲塢以居衆花花各數十種皆世所罕見或方開或已落映林繡地交錯絣紛日蕚紅張麗華之嬌醉也露葩濕楊貴妃之始浴也風枝擧趙飛鷰之體輕也落者如槇夫人之卻座覆者如李夫人之掩被以花之諭乎目如此愛之不能移去籍草良久而後起自花塢而北有石臺平如局又潔淨可不席而坐蒲桃之緣樹下垂者如纓珞然可愛下有石井味極清甘洩而爲小泓有雉羣戢戢始生子

曰更必高其廉盖以渟滀則可池而放鳧鴨也
還至石臺酒數巡主人目予曰僕之有是齋莫
有標榜若將有待於先生者請一潤可乎予於
是遂名之曰通齋夫由道以冥觀齊泯萬體則
夫所謂通與塞了不可得見者也然以天道論
之日月星宿山川丘陵爲物之巨者也然未免
盈虛消息否泰通塞之變者由未嘗離陰陽之
數故也況其餘哉然則境欲爲通境而爲人所
礙則煙愁月慘終不爲通境矣人已爲通人而
爲境所塞則高人才子北首而莫有至者孰知

有通人哉今是齋也境已通而通人居之盍以通貺名耶雖欲讓而不受又焉逃是名哉且天地無私豈獨私揚生以泉石私揚生以花柳歟直由心匠之妙耳若爾則濃花芳草非受於天也受於揚生之手也碧井清泉非產於地也產於揚生之心也噫吾不知是齋昔爲人有則地頑園俗草荒木老蔦景翳晦而不出及遇揚生然後爲神仙別洞耶假使揚生棄而不居又屬於人則又焉知不爲豕槽馬廐之地哉生又乞爲記故因目之所寓而志之耳揚生頗尚俠喜

趨人之急不可不與遊者

草堂理小園記

城東之草堂有上園下園上園縱三十步橫如之下園縱橫纔十許步步則依古筭田法而計之也每夏五六月茂草競秀至捋人腰而猶不使之剪之也家有矮奴三羸僮五見之不能無愧以錢鋤一事更相剗薙纔三四步而輟閣旬日又理他處則草生前所理處𦑣然𦾔然矣又旬日復理𦑣然𦾔然者則草又生後所理處𦑣𦾔然滋茂矣如是而終不能盡去焉毋子之督

後弛而奴之用力怠故也遂貰而不詰乃自理下之小園小園力足勝故遂去怠奴而躬自理之剗剪菑翳增卑落高使平如碁局之面焉於是葛衣紗帽徙倚乎其上竹簟石枕偃卧乎其中林影散地清風自來兒牽我衣我撫兒項熙熙怡怡足以遣日此亦閑居者之一場樂地也嗚呼有三十步之園不能勝理移於十畝之地然後僅能理焉是豈拙者之効歟推是而移之朝廷顧復職其務而不理耶然昔陳仲舉不掃一室其志遠也由是言之大丈夫之蓄意亦豈

了言哉因自笑而私志之志而觀之亦往往自大笑笑復以爲樂也甲寅五月二十三日記

南行月日記

予嘗欲遊踐四方凡吾馬足之所到若有異聞異見則詩以拾文以採以爲後日之觀其意何哉假得老以至脚衰腰僂所處不過房櫳之内所見不出衽席之間則取吾手集觀昔之壯時奔馳麥驟遊賞之跡赫赫若前日事尚足以舒暢其幽鬱也予詩集中有江南詩若干首至今讀其詩則當日之遊了了然若在眼前矣後五

載出補全州幕府二年間凡所遊歷頗亦多矣
然每遇江山風月嘯才出吻而簿書獄訟來相
侵軼止得一聯一句而其不能卒就者多故所
得全篇不過六十餘首然列郡風土山川形勝
有所可記而倉卒不能形于歌詠則草草書于
短牋片簡目爲日録雜用方言俗語也及庚申
季冬入洛閑居始出而見之莽莽焉不可讀之
其所自爲而反自笑也盡取而焚棄之拾一二
可讀者姑次而記之云夫全州者或稱完山古
百濟國也人物繁浩屋相櫛比有故國之風故

其民不推朴吏皆著衣冠士人進止詳審可觀
有中子山者最蓊鬱州之雄鎮也其所謂完山
者特一短峯耳異哉一州之以此得號也距州
理一千步有景福寺寺有飛來方丈予自昔聞
之以事叢務劇不得一訪一日因休暇遂往觀
焉所謂飛來方丈者昔普德大士自盤龍山飛
來之堂也普德字智法嘗居高句麗盤龍山延
福寺一日忽謂弟子曰句麗唯尊道教不崇佛
法此國必不久矣安身避難有何處所弟子明
德曰全州高達山是安住不動之地乾封二年

丁卯三月三日弟子開户出見則堂已移於高達山距盤龍一千餘里也明德曰此山雖奇絕泉水枯涸我若知師移來必并移舊山之泉矣崔致遠作傳備詳故於此畧之十一月己巳始歷行屬郡則馬靈鎮安山谷間古縣也其民質野面如獼猴杯盤飲食腥膻有蠻貊風有所訶詰則狀若駭鹿然似將奔遁也循山繚繞而行乃得至於雲梯自雲梯至高山危峯絕嶺壁立萬仞路極窄下馬而後行高山於他郡中頗爲不陋自高山至禮陽自禮陽至朗山皆一宿而

去明日將向金馬郡求所謂支石者觀之支石
者俗傳古聖人所支果有奇迹之異常者明日
入伊城民户凋耗籬落蕭條客舘亦草覆之吏
之來者不過纍纍四五人而已見之惻然可傷
十二月奉朝勑課伐木邉山邉山者國之材府
脩營宮室靡歲不採然蔽牛之大干霄之幹常
不竭矣以其常督伐木故呼予曰斫木使予於
路上戲作詩曰權在擁軍榮可詑官呼斫木辱
堪知以類於擔夫樵者之事故也正月壬辰初
入邉山層峯複岫昂伏屈展其首尾所措跟肘

所極不知幾許里也旁俯大海海中有群山島
猬島鳩島皆朝夕所可至海人云得便風直若
激箭則其去中國亦不遠也山中尤多栗一方
之人歲相資以爲食焉行若干里有美箭植植
立如麻僅數百步皆以樊籬障之絶竹林直下
始得平路行至一縣曰保安者也方潮汐之來
雖平路忽漫然爲江海故候潮之進退以爲行
期予始行也潮方來尚去人五十許步於是促
鞭馳馬欲先焉從者愕然急止之予不聽猶馳
之俄而崩奔蹴踏而至其勢若萬軍倍道趨來

穹豐然甚可畏也予懼然急走登山而後僅得免焉然亦能追及而蕩馬腹也其或蒼波翠巘隱見出沒陰晴昏旦每各異狀雲霞綠翠浮動乎其上縹緲如萬疊畫屏舉目眺賞恨不與二三子之能詩者齊轡而同吟也然萬景觸惱使人情張王初不思爲詩不覺率然自作也嘗過主史浦明月出嶺晃映泳渚意思殊蕭洒放轡不驅前望蒼海沉吟良久馭者恠之得詩一首云云閏十二月丁未又承 朝旨監諸郡寃獄先指進禮縣山極高入之漸幽奧如蹈異邦別

境邑邑然意漸無聊日過午始入郡舍令尉皆
不在夜二更許令尉各自八千步許皆奔喘而
來以馬縛懸於門柱戒人不給芻粟凡馬之極
於馳者不如是恐斃也予陽睡而聞之知二君
顧老夫頗誠故不得已聽置酒有妓彈琵琶頗
可聽予於他郡不飲至是稍痛飲又聽絃聲豈
以路遠境絕如入異邦而觸物易感之然耶自
進禮至南原府南原古帶方國也客館後有竹
樓閑敞可愛一宿而去庚申春三月又沿水課
舩凡水村沙戶漁燈鹽市無不遊閱入萬頃臨

陂沃溝凡留數日而行將指長沙有一巖巖有彌勒像挺然突立是因巖鑿出者距其像若干步又有巨巖楞然中虛者自其中入之地漸寬敞上忽通豁屋宇宏麗像設嚴變是梵率寺也日侵暮促鞭絶馳入撣雲寺宿焉明日入長沙自長沙到茂松皆殘敗小郡事亦無可記者但沿江問舡計艘而已平昔遇一泉一池挹酌游泳愛翫不足者慕江海而不見故也今並海久矣慈於目者皆水也聲於耳者亦水之哮怒也則倦然已厭見矣何天之餉人驟過如使飢者

暴飽而反肰見甘旨耶是年八月二十日予先
君諱旦也先一日遂往邉山蘇來寺壁上有故
資玄居士詩予亦和二首書于壁明日與扶寧
縣宰李君及餘客六七人至元曉房有木梯高
數十級疊足凌兢而行乃得至焉庭階窓户上
出林抄聞往往有虎豹攀緣而未上者傍有一
庵俗語所云虵包聖人所昔住也以元曉來居
故虵包亦來侍欲試茶進曉公病無泉水此水
從巖罅忽湧出味極甘如乳因嘗點茶也元曉
房才八尺有一老闍梨居之庬眉破衲道貌高

古障其中爲内外室内室有佛像元曉真容外
則一瓶雙屨茶甕經机而已更無炊具亦無侍
者但於蘇來寺日趁一齋耳予陪吏竊語予曰
此師嘗遇全州所至恃力橫暴人皆病之其後
莫知所去今見之則其師也予歎曰夫中下人
其器有常故滯而莫遷凡以惡駭人者器必有
異於人故其反於善必𡸁𡸁超卓如此者昔有
獵將遇牛頭二祖大士改過修善卒成宿德海
東明德大士亦自擬鷹爲普德聖師之高弟推
此類言之此師之折節易行介然有殊行殊不

爲榨也又問所謂不思議方丈者求觀之其高
險萬倍於曉公方丈有木梯高可百尺直倚絶
辟三面皆不測之壑回身計級而下乃得至於
方丈一失足則更無可奈何矣予平日登一臺
一樓高不過尋丈者以頭病故猶眩眩然不得
俯臨至是益悚然股抃未入而頭已旋矣然自
昔飽聞勝跡今幸特来若不入見其方丈又不
得禮眞表大士之像則後必悔矣於是盤桓蒲
北而下足猶在級而若將已墮者遂入焉敲石
取火焚香禮律師眞容律師者名眞表碧骨郡

大井村人也年十二来棲賢䆠山不思議巖賢
戒山者即此山是已真心宴坐欲見慈氏地蔵
踰日不見乃投身絶壑有二青衣童子以手奉
之曰師法力微小故二聖不見也於是努力益
勤至三七日巖前樹上有慈氏地蔵現身授戒
慈氏親授占察經二卷幷與一百九十九栍以
爲導徃之具其方丈以鐵索釘巖故不歆俗傳
海龍所爲也將還縣宰置酒一巓曰此望海臺
也吾欲勞君先使人設席而待請小休焉予遂
登眺則大海周迴距山才百餘歩毎一極一詠

萬景自媚殊無人世間一點塵思飄然若蛻俗骨傳羽翰飛出六合之外而擧首一望若將以手招羣仙也坐者十餘人皆醉以予先君諱日故但無管絃歌吹耳凡所歷無可記則不載夫以京師爲身以四方爲支則予所遊者南道之一偏而特一支之一指耳況此録也皆忘漏剗削之餘焉足爲後日之觀乎姑藏之以待東西南北之窮遊極践揔記備録然後合爲一通以爲老境忘憂之資不亦可乎辛酉三月日志

桼齋記

夫緣境而漸染者人之情也耳猒嘈哳而不聞清瀏之聲目倦華靡而不矚青山之色則煩滯之心有時而萠矣然山水之勝求諸遠則易求諸近則難故求之城中而未得則之郊圻之外之郊圻之外而未得則尚無可奈何矣惟其慕肥遁樂獨善高蹈遠遊者然後得之也是以愛山水之篤者不可享富貴之樂嗜富貴之深者不得致山水之美而兼之者鮮矣今知委事子公居富貴之中致山水之美以帝城猶謂之遠遂卜於 帝闕之傍是昔鄭員外所居也當時

茂苑蘼莊而已公得之尋泉脉之攸出築石而甃之凡飮吸與漱煎茶點藥之用皆仰此井因泉之汎濫者瀦作大池被以芰芡放鵝鴨其中至於風軒水榭花塢竹閣無不俊其制使三十六洞之景盡入於朱門華屋之內矣又何必肥遁遠遊然後享山水之樂耶公指崇丘之亞然者曰此予之望闕臺也予歎曰旨哉公之名是臺也今公以喉舌之任朝夕密邇 龍顔猶謂之未足居必近於 帝闕又尚以爲未足而乃成望闕之臺此眞古所謂心罔不在王室者也

又指岌然高者曰望月臺也翼然如飛者曰快心亭也因謂予曰予之標榜也如是予所未名者子爲我名之也予謹名其園曰芳華井曰噴玉池曰涵碧竹軒曰種玉皆言其狀也揔而名其齋曰泰易泰卦有之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今公當君子道長之時佐王同志財成輔相使萬物大通而天地交泰然後體逸心泰得此優游之樂則吾以泰名齋不中的歟先是公使內翰李眉叟記快心亭已書于生綃障子立其亭之右又使予作此記欲對峙於

其左其好事如此眉叟文之雄者也狀物周悉故於此略之第敘所以名之之意耳

素琴刻背志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者也予非君子人也尚畜一素琴絃弱不具猶撫而樂之客有見而笑者因具五絃以與之予授之不辭於是彈爲長側短側大遊小遊凡皆如意也昔陶潛有無絃琴寓意而已予以區區此一蛹絲要聽其聲則其不及陶潛遠矣然予自樂之何必効古人哉酌一椏弄一曲以此

爲率是亦遣一生之一樂也遂刻其背曰白雲居士琴欲使後之見者知其之手段所嘗經也

四輪亭記

承安四年予始畫謀欲立四輪亭於園上俄有全州之命未得果就越辛酉自全州入洛閑居方有命搆之意又以毋病未就恐因此不能便就且失其謀畫遂記之云夫四輪亭者隴西子畫其謀而未就者也夏之日與客席園中或卧而睡或坐而酌圍碁彈琴惟意所適窮日而罷是閑者之樂也然避景就陰屢易其座故琴書

挑簞酒壺碁局隨人轉徙或有失其手而誤墮
者於是始設其計欲立四輪亭使童僕曳之趂
陰而就則人與碁局酒壺挑席揔遂一亭而東
西何憚於轉徙哉今雖未就後必爲之故先意
其狀四其輪作亭於其上亭方六尺二梁四柱
以竹爲椽以簞盖其上取其輕也東西各一欄
南北亦如之亭方六尺則揔計其間凡三十有
六尺也請圖以試之則縱而計之横而計之皆
六尺其方如碁之局者亭也於局之內又周囬
而畫各尺尺而方如碁之方罫罫練道間方非也罫各

方一尺則三十六罫乃三十有六尺也以此而處六人則二人坐於東人坐四罫各方焉縱二尺横二尺摠計二人凡八尺也餘四罫之方者判而為二各縱二尺以二尺置琴一事病其促短則跨南欄而半竪彈則加於膝者半焉以二尺置罇壺盤皿之具東摠十有二尺二人坐於西亦如之餘四罫之方者虚焉欲使往來小選者必由此路西摠十有二尺一人坐於北四罫之方者主人坐於南亦如之中四罫之方者置碁一局南北中摠十二尺西之一人小進而與

東之一人對碁主人執酌酌以一巵輪相飲也
凡肴菓之案各於坐隙隨宜置焉所謂六人者
誰琴者一人歌者一人僧之能詩者一人碁者
二人并主人而六也限人而坐示同志也其曳
之也童僕有倦色則主人自下袒肩而曳之主
人疲則客遞下而助之及其酒酣也隨所欲之
而曳之不必以陰如是而侵暮暮則罷明日亦
如之或曰已言亭方六尺則其所以計之之意
非有難曉者何至詳計曲筭以碁局爲喻而期
人之淺耶曰天圓地方人所皆知然說陰陽者

以蓋輿為喻至於縱橫丈尺無不摠舉者欲論萬物之入於方圓皆應形器也今以是亭計人而坐至於陬隙中邊無使遺漏皆入於用則非詳計曲筭而何耶其以碁罫為喻者方圖畫之初私自為標以備不惑耳非款款指人也曰作亭而輪其下有古乎曰取適而已何必古哉古者巢居不可以處故始立棟宇以庇風雨至於後世轉相增制崇板築謂之臺複欄檻謂之榭構屋於屋謂之樓作豁然虛敞者謂之亭皆臨機商酌取適而已然則因亭而輪其下以備轉

從庸有不可乎雖曰取適亦豈無謂下輪而上亭者輪以行之亭以停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之義也輪以四者象四時也亭六尺者像六氣也二梁四柱者貳王贊政柱四方之意也嗚呼亭成之後當邀同志者落之使各賦詩以記其詳今取大槩先夸於朋友欲令翹首而待成耳

辛酉五月　日記

晋康侯茅亭記

負鵠嶺脈龍首扼四方之會據神京之中蔥蔥有佳氣可掬者男山也麗其麓而家焉者門千

戶萬若鱗錯櫛比而特控引形勢螭起鳳舞者相國晉康侯之甲第也其燕息遊觀之所則有茅亭在焉銳其顛圓其體望之若羽蓋而軒翥於半空者是已夫澄神汰慮莫若青山白雲然所寄遐阻恒若其不可跬步到也豈蟬首龜腰者之所常履也茲亭也不出城市超然有雲山之趣令人心地自然澄汰俯仰几席坐撫四方長橋相望九逵互湊乘軒者跨馬者行者走者擔者挈者千態萬狀無一毫敢逃凡遐眺遠覽莫茲亭若也雖使公輸督墨般匠揮斤其制度

完麗或可髣髴至於洞朗豁眼飄飄若登蓬萊望四海則非稟公之目授頤指曷若是耶噫自始剖判固有斯境曠世伏匿一朝發朗豈天作地藏有待於公耶羅幕高褰珠翠森列笙歌簫笛之聲隨風嘐亮或文楸玉子丁丁然響落竹外想盡天洞府殆無以過也有蓮塘鴨沼每夏六月荷花盛開紅衣錦羽之禽隨波容與靡不減江湖中所見者或奇葩異卉佳木珍菓其經冬不凋則天不能信其時後夏乃發則春不得一其令或安於盆盎中雖隔絕地脉猶得繁秀

或柱立亭上罅屋而上出者至若便江南產中
夏而忌客於他土者與夫盤松之輪囷磊砢迴
萬牛而不可移者一入公之園囿一被公之顧
眄則猗猗曄曄莫不暢茂意者草木之情猶有
知於榮遇耶將天公地媪有所相耶且物生於
天地而公能變化移易與造物者相爲表裏故
物之役於公而爲公之用者衆矣非獨物也其
陶冶生人亦可謂周矣孰有不願爲公之用者
耶予以凡骨誤塵清境目駭毛竪不得久留方
扃然告退公遽以記命之退彌日不得搆思懼

負公命獲逋慢之罪敢濡翰而文之意尚有慊
仍系以頌其詞曰

亭翼然　鳳將騫　誰其營　我侯賢
侯式宴　酒如泉　奉觴酢　客指千
何以酢　壽萬年　山可轉　亭不遷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三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四

記

崔承制十字閣記 晉康侯元嗣

承制尚書崔公立閣于甲第之西奇哉異乎實人間所未嘗見也大抵作屋之制不過橫其梁縱其棟桀而梲之椽而桷之如是而已耳今此閣也楞四角如十字而其中則方如井焉類世所謂帳廬者故以十字名之方井之内悉以明鏡塡之光明照耀洞徹表裏凡人物之洪纖巨細一變一態皆瀉于其中仰之可駭也有若飛

甍曲折層櫨疊梠皆夭矯攙出杈枒斜攄或若
螭騰或類鳳翥殊形詭制每各異觀雖隸首筭
之茫乎惘乎棄其籌而莫數也其髹彤漆緑雕
繚之飾則赫赩璀璨霞駮雲蔚或如明月之流
光或若繁星之布彩雖离婁見之眩眩曉曉奪
其睛而莫敢仰視也未知木經尚有如此制度
否且古亦有豪門巨閥富貴之熏天者非長材
異木之獨產於今而不產於古也良工巧匠之
若正爾般倕者亦無代無之何曠古未曾聞臺
榭觀游之若此其奇而乃今日始見之耶此豈

公之眼匠心籌㝡出於古人之所未到歟雖世
之公侯卿相欲効而營之也略不得髣髴矣假
如能營其保之也愈難矣何則功未積於王室
澤未洽於生民一旦遽有觀游之㤗過其分則
適爲身之累耳安得而保之哉今崔公生積善
之門擁傾朝之望定策安邦之烈炳炳與日月
爭明陰施顯德之浹人之肌膚也滋深則天地
神明亦相之矣庸有累於身而又焉往而不保
哉一昨公召予謂曰予覩夫茲閣而未識茲閣
之樂也若夫和風澹蕩桃杏齊坼吾與耳蟬腰

龜者揖讓坐於龍鬚之席負案綺錯金鍾羽飛東吳絶豔南國佳人撫絃而清泉激唱歌而行雲遏香風蘭澤噴散數十里而與花柳爭芳此予之有得於春也南火之月盛暑方烝北户洞開清風颯來深閣自陰日光不窺環以寒氷交以大篚申之以青松翠栢供笑藤送清籟淒凉如八九月天不知人間有流金爍石之炎也此予之有得於夏也若秋冬之候則有溫閨煥館在焉閣之餉予樂如此而予無以報於閣者但欲以華文麗詞署諸上用爲閣之榮乎可當乎

予讓不獲已乃言於公曰此誠公之樂也然舉其外而言之耳其所自得於內者浩浩乎若江海之無涯蕩蕩乎如天地之莫極日月所不老神鬼所不覰非若僕輩之所能測度而形乎筆翰者也然公之命嚴矣予亦敢不舉其粗而敘之以應公所得於外者耶其所自得於內者必待能文之士發其粹而形容之備者予何足以當之哉直翰林院李某記

又大樓記

夫在陽則舒在陰則慘處高則快處卑則鬱是

人所以受之天而固常有者也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月令曰可以居高明處臺榭蓋謂是也雖然樓臺觀榭之大小繁簡亦從人之勢而各有當焉雖於位同貴均者顧人所屬望則異矣人心所不當大而大之則人不以爲可而皆謂之過矣至如功豐德鉅望壓萬人處一國奔走瞻望之地者雖極其大也人不以爲侈而猶以爲隘也是今承制崔公之所以作大樓於居室之南偏者也上可以坐客千人下可以方車百乘高則横絶鳥道大則蔽虧日月碧瑤瑩

柱玉舄承趺陽馬負阿矯首軒挐飛禽走獸因
木生姿自棟宇已來未之有也按仙經神仙有
玉樓十二然世無眼覩者不知其制度何如而
其中有何等奇觀嘗以此爲恨及觀是樓雖天
之玉樓想不能後茲也其東偏安佛龕有營佛
事則邀桑門衲子多至數百人恢恢有餘地直
樓之南闢毬場無慮四百許步平坦如砥繚以
周墻連亘數里公嘗以暇日召賓客開毬莚命
玉觴及于目倦乎姿色之靡曼耳飫乎絲竹之
激越則顧可以壯其觀暢其氣者莫若擊毬走

馬之戲也於是乎命善馭如王良造父之輩乘十影之足跨千里之蹄翕忽揮霍星奔電掣將東復西欲走反駐人相叢手馬相攢蹄爭毬於跳轉滅沒之中譬若羣龍揚鬐奮爪爭一箇真珠於大海之裏吁可駭也大抵擊毬走馬非以平衢廣陌則疑若不可而公獨不爾使戲於周墻環廡之間者何哉凡廣陌也平衢也雖立標樹柱要不出其限猶有不守關禁逸而過之者此直由地不束心不撿故爾不若置之於墻廡之間觀其迴環宛轉不離其域地束而技有餘

心撿而巧愈出此公之所以爲樂也噫樓雖欲
不邀而萬景之効於茲樓者如彼公雖欲不受
而樓之供於公者如此凡勝特之觀皆聚於茲
樓則予恨左右好事者之無有以聚勝請於公
而署其額也

桂陽自娛堂記

貞祐七年孟夏予自左司諫知制誥謫守桂陽
州之人以深山之側翟峯之間一頹然如蝸之
破殼者爲大守之居觀其制度則拋梁架棟強
名屋耳仰不足以擡頭俯不足以撗膝當暑處

之如入深甌中而遭蒸灼也妻兒藏獲曠之皆不欲就居予獨喜焉灑掃而處之因牓其堂曰自娛客有詰其由者曰今之大守古之邦伯賓客請謁日相踵繼登是堂者皆官曹之俊秀儒釋之魁奇無不與大守享其樂者而大守遷稱之曰自娛則其不以向之賓客置人品中耶何示人以不廣歟予笑而應之曰客妄有是言哉方僕之爲省郎也出則黃裙唱道入則方丈羞前當是之時在膏粱之子則雖若不足於僕則大過矣然詩人命薄自古而然忽一旦被有司

所誣枉而落此幽荒卑濕之地若殆天也非人
也若屋宇宏傑居處華靡不痛自貶損則非天
所以處我之意而秖益招禍耳然則玆陋也獨
予之所自娛而衆人之所深曠也豈可以己之
所偏嗜而欲強人以同之哉如或有籩豆之設
聲色之歡則予亦何心獨享其樂而忍不與賓
客共之耶然居是州處是堂其無此樂也審矣
又何疑哉客慙而退因以誌之時己卯六月二
十四日也

桂陽草亭記

桂陽僻在蓬艾之間無一林泉勝境可以遊踐者唯南山之側有一亭焉父老相傳云故相國許公洪才嘗典是州刱相其地築石而臺之故大守李諱實忠疏水作沼跨亭於其上也一間十椽覆之以茅示儉也縱廣不過八尺坐不過八人殺其度也水出巖罅極寒冽如氷雖盛夏入浴毛髮立竪不可奈久加以盤松茂樹布陰產凉清風自來畏景不逼最愜於避暑故有額曰滌暑然州人猶以草亭呼之或曰此地有奇形勝勢尤利於爲州者斯類巫瞽不經之說儒

者所宜慎遵然俚言野語有時而中亦不可不信也先僕之未到忽爲燒琴煑鶴者所毀荒凉舊地而已予見而傷之召州吏謂曰亭是李大守所創庸害汝州而乃敢毀耶古人有思其人不剪甘棠者敢毀亭耶吏默然而退尋拾舊材咄嗟更搆明日以畢事來告予與僚友置酒落之噫予以去歲孟冬自補闕出守是州至今年六月除拜禮部郎中起居注知制誥將詣天闕僚友諸君曰此亭大守所重開也不留誌無以使後者知之予然之因書大槩囑後來者之無

輕廢毀且爲李大守存不朽之迹耳時庚辰七月日老守禮部員外郎李某記

桂陽望海志

路四岀桂之徼唯一面得通於陸三面皆水也始予謫守是州環顧水之蒼然浩然者疑入島嶼中悒悒然不樂輒低首閉眼不欲見也及二年夏六月除拜省郎將計日上道以復于京師則向之蒼然浩然者皆可樂也於是凡可以望海者無不遊踐始於萬日寺樓上望之大船點波心僅若鳧鴨之游泳者小舟則如人入水微

露其頭者帆席之去僅類人揷高帽而行者羣
山衆島杳然相望有岳者峽者跂者伏者脊出
者鬐擢者中穿如穴者首丐如傘頭者寺僧來
佐望輙以手指點之島曰彼紫鸞也高鸞也麒
麟也山曰彼京都之鵠嶺也彼昇天府之鎭也
龍山也仁州之望也通津之望也歷歷而數如
指諸掌是日予甚樂焉與與遊者觴之乘醉而
反後數日遊明月寺亦如之然明月頗有山之
掩翳者不若萬日之豁敞也後數日復循山而
北並海而東觀潮水之激薄與海市之變怪或

秉馬或步行稍憊而後還焉與遊者某某人皆攜壺從之嗚呼水向者之水也心向者之心也以向之所忌見者今反爲嗜觀豈以得區區一官之故歟心吾心也不能自制使因時貿易之如此其於一死生齊得喪得可冀乎後尚可警故志之

孫秘書冷泉亭記

芸臺亞監孫君卜新宅于城北之某里有巨巖高可數丈形若削鐵者巉巉然矗矗然自廳事之北彌于東隅其下有冷泉泫然流出渟成一

泓澄湛可愛附廳事之東架以小亭可坐十許人蕭洒如山齋是遊讌閑適之所也予觀貴人之居多矣其歸林園必以恠石之盤窪癭瘤者累之爲山勃衡霍之奇信妙矣然未若造物者之所曾開闢嶙峋奇秀天然之狀也彼亦非不識假之不似眞也然富貴所能致者如奇花異木珍禽奇獸之類是已其若巖石之巍峩磊磈著權力所不能來也强欲致焉當用巨鑿利刃片截叚剖車載馬馱然後似可矣若如是特碎石與散礫耳雖積而高之其與向之累恠石爲

山者無別矣寧復有嶙峋奇秀天然之舊狀耶今孫君之居非在幽邃僻遠之地乃鳳城中萬人所寰之間也於焉有巨巖之奇勝如此孫君得而有之此豈君之高懷逸想固超軼世外而一爲功名所覊心未嘗不在青山白雲故天以此餉之而有以慰之耶巖瞻之望亦基于此矣予謂主人曰巖之立于北者誠穩當無可增損唯在東者甚迫近使人情頗欝宜鑿開小卻數四尺則當極佳主人亦以吾言爲然因指其軒請予名之予以冷泉名之客有曰此亭所倚以

爲勝者凡以茲巖也亦以一勺小泉名之似未
宜也予曰巖雖奇餉人之利小矣泉雖淺能以
水漿乳流潤人周矣予今與君默舜而飲漉酒
而酌亦莫非泉之施也可忍負辛容破顏大笑
孫君又請予爲記噫予與筆俱老矣然重違主
人之請粗書所見耳某月日寶文閣待制與誥
李某記記後復題四十字云
累繭不覓奇峯何處不相遇力未負而來及迴空
眷顧羨君得茲巖擬向香爐住何必思天台遠
學百世祖

天開洞記

泰和二年壬戌歲予去城東之舊居卜遷于城南安中之里有冷泉瀉溪出於洞之左趾之巖竇洞深地奧如山村野居蕭洒可愛予居之甚樂但洞名塞雖吾亦不喜其名後數載有白秀才廷珪者來卜隣其嚴君右承宣翰林學士集或來寓居往往嘗謂予曰洞名殊未佳子盍改之耶予對曰業已呼之久矣非特此洞擧一國皆呼之予雖名之豈盡戶曉使皆道耶矧微者所名孰從之耶遂不改至于今然予之卜居是

洞今□二十餘年矣自始來不數載得除拜翰林驟歷華要今已踐四品矣白君亦如之自下居于此始得仕累遷至侍御史自爾羡官豐禄者袞袞来居欝乎騶騎之旁午則予以為天將大啓茲洞矣夫否極則泰塞久則通是陰陽常數洞之將啓也予不可以不新其名以荅天意於是乃名之曰天開今雖未使人道吾所名者安知後世不有人能喻萬人使皆得道茲名耶人雖不呼之天若知所以名之之意則洞之益啓也無疑矣况始之名塞者人猶從之若茲名

豈終廢者耶貞祐十一年癸未歲記

醫王寺始創阿羅漢殿記

昔者我佛氏之弟子有五百大士初得阿羅漢道便自以爲究竟滅度故聞華嚴鹿苑方等般若四時猶未證大法至法華日輪亭午時開佛知見入大乘藏則五百聖師於天台法門爲有因矣今夫距京師若干步有古殘寺曰醫王天台老宿惠按來居之慇修廢更新非復舊醫王也宗門上匠大禪師覺公來遊方禮慈氏殿見五百尊像散頓陊隤霾侵塵蝕丹青漫暗遂召

援公相與拂拭異眼而同泣仰吊尊容四手而一心共尋遺逸課其所未得則凡二十有七幀也援公謂禪師曰尊像之在此歷禩爲塵埃所蔽雖常住如吾輩者猶不得而見之至禪師始見而發之此豈無待而然耶禪師亦噓戯良久尋募工繪畫補其所未得者其古像則崔侍郎光宰請緝理之師欣然許之其理之也悉以水額洗垢落色見宛然稍新凡緣飾無不新之皆軸以檀香弃畫主佛監齋使者像援公特新其殿以迎之是寺於是始有五百聖師之殿此豈

聖師與法門因緣之致耶初禪師命工畫尊容夢有人以所畫像授之師先受一像視之乃頭陁像也明日畫工以功畢來告果先授一幀髮垂過額其夢中所見也又有一尼請於崔公得一幀欲補還之而未爾夫人未知尼之請去搜尋未得夜夢一僧來告曰我在尼院夫人覺而異之訪於尼院果得焉噫人苟有篤誠則至人之應物也如符合吻交若此其速庸可議乎且尊像之久没也我大禪師始見而發之乃至補足其闕則譬之爲山幾已穹然矣其從而築之

增至岌業者拔公崔公之謂也託斯文而欲勒此功山者居士春卿也居士亦儒衣而學炎止觀者也合是而能事畢矣若他日得見五百普明如來此豈非今日之因歟明昌六年月日記

懸鐘院重剏記

甚矣行路者之難也觸涉艱梗足累繭矣奔喘暑熱喉生煙矣方是時息爽塏蹤清甘有以順攝然後釋然夷泰者人情之常理也脫不幸奈勞忍渴又適遐阻則其所謂情之常理乖戾反逆而病之芽孽由此而生矣其或雨雪暴作顛

鬝然無所依庇則無奈草跧林伏麕鹿之若也何況如王人大賓者敢舍於野哉是亭館院宇之所由作也懸鍾院者南路之要會也頹壞寢久行人不得宿則東西往來者病之金海府吏某甲慨然有肯搆之志悉罄其家貨使龜巖寺浮屠某句當之鳩工庀材一新其宇豐梁傑棟以壯其內崇門大閎以固其外繚之以脩築高墉備捍衛四阿然後行旅之入宿者如入金城夜不相警焉前立一亭置床筃以備休息之所設甌勺以資挹酌之具向之繭其足者煙其喉

者求息求飲各充其望焉含賓客不宜使夷庫
而錮遠目故樓以崇其居飛拼走栱卜岀鳥道
南望蒼海掜檣相望西望墟落村閭撲地下有
蓮塘柳渚白鷺翠禽飛相往來浮沉遊戲其若
乘時得意者之樂也向之王人大賓行使往來
者弭節而登此樓則飄飄若霞舉莫不逍遥偃
仰非特避雨雪息騶馭抑移日忘去去必屢顧
眷眷焉如遇佳人勝友而不忍別也嗚呼世之
有重官豐禄者顧自奉何如耳鮮必以濟物利
人爲意者其甲直一州之吏耳奔公走私宜若

不給而獨奮然發志輕一時之費重萬世之利忘一己之勞規萬人之逸於咄嗟間其所樹立如此此孰督之而孰命之耶良由天機自動得於中而應於外也是可謂惇篤謹愿至誠者歟其族子進士金某欲爲不朽之圖草具本末乞予爲志勤且誠故但次而文之耳其屋宇楹棟之多少工役日月之始卒皆不列以請故未之載也承安三年月日記

開天寺青石塔記銘

宗室廣陵侯沔軒裳中有出塵之想淡如也方

外之交有高僧某者就豐歲縣之南壤得古寺
曰開天方創而新之也侯爲之檀越尤有力焉
師之高弟弟子玄規見之乃嘆曰師所樹立如
此吾居其門無一事有所措焉則亦一恥也於
是遂立梵所謂窣堵波者悉用青石爲之展轉
盤互凡十有三級既成遂報於侯且曰兒所腐
亦土毛若恬安汨沒無分寸之効而遠先朝露
則其若國恩何用是思有以奉福朝家者今營
此區區一石浮圖既辦矣第待爲文者銘之爲
不朽之圖耳侯聞其言嘉其所守惇固有不可

歎者書抵隴西李春卿託以記銘予雖不能文義不欲蓋人之善且重違倈請敢受而銘之時

皇上即祚之元年某月日也銘曰

雙林滅度是我大雄若云已滅一切皆空雖塔全身何有於中是滅非滅究竟無漏百億化身於何不覩然則是塔亦佛所住佛從何來塔復何物見塔忘塔寶塔乃出由是塔故得見諸佛

妙香山普賢寺堂主毗盧遮那如來丈六塑像記

佛滅度久矣不有遺像安所歸心然則浮屠者

之營造佛像乃其職也如吾儒家者流繪畫夫子之像而宗事之也雖然其間有予所不悅者若無賴男子假形浮屠聲言營寺造佛而其實自奉者是已此則規有以取必於人先務爲奇行乃殘形垢服燃頭灼臂無所不爲或冬月洗足踏雪大其聲唱其願徇路行喝乃至千門萬户無所不踐有不隨喜者輒諭之强之必取銖金寸帛然後乃已此非特自造墮地獄之業亦焉知不使人得慳貪誹謗之罪耶何則心之誠者雖不歸其外人悅而奉之内之僞者雖務奇

示異求眩於人鮮克有心敬者理之常也比丘學殊實誠而不僞者也嘗栖妙香山普賢寺草衣宴坐不迹紅塵者久矣普賢寺者北地之名寺也凡高人釋子遺世鍊真者之所嘗遊集也越貞祐某年丙子契丹闌犯封境無佛寺神祠皆焚滅之是寺亦爲煨燼像設從而蕩掃師慨然發憤思欲營妥佛像自以爲偏方小士不可以成大事遂間關徑到京師寓於稠人中但言其所以營之之意而不力於丐請然見其貌聞其言者無不悅而奉之自上方至公侯卿相善

男信女皆願爲檀那其委珍貨如山積焉師於
是充其經費乃塑成堂主毗盧遮那如來丈六
像及其補處文殊普賢兩菩薩尊像悉飾以金
銀百寶使光彩爛發莊相具足儼然若口言目
動而淸淨法身宛如在前至於鍾磬鑪釭之具
無不極其制而後焉噫此大事也脫使巨官腴
祿者營之有不堪其勞費者學珠特一鉢髡耳
雖集衆緣銖積寸累然後爲之顧力省功斂如
此則是豈偶然哉必萬劫宿願之所漸也及成
權措于相國崔公別齋縉紳士大夫高人韻士

無不全集膜拜如見真身其以偈頌形容梵相
者不可勝計予嘗謂師曰夫以心法觀之猶欲
直踏其頂上吾子方且塑其像其於見性不亦
遼乎師笑之曰世薄民偷甚矣焉得使人人皆
坦然知直悟之旨耶凡人情對境起想由想得
因然後入於道真者也予之營此像蓋欲驅人
以歸真勗人以敬佛耳予始頷之師曰子既頷
吾言其爲我記之可乎予以不能文爲解師不
聽凡納踵於吾門者累十予懼其不已遂筆之
師亦頗能屬文著讃佛頌其意有足觀者貞祐

十一年癸未二月日某記

郝上人凌波亭記

或曰權豪貴人之有喜爲亭榭游觀之樂人猶或非之況浮屠而務爲此者其無奈幾於夸浮羨侈而矣於道耶予曰非也且人情之皆欲至於青蓮佛界白玉仙臺者無他焉蓋以其地之清淨無塵故耳夫地之清淨則心亦爾也未有心清淨而爲濁惡熱惱之所乘者也由是觀之雖在人間世上苟得值地之清淨而有以洗其心處則是亦佛界也仙臺也何羨於彼哉由是

而習焉其蹈佛仙境界亦其漸也三嶽山人宗赫者本曹溪韻士也嘗放浪方外浮雲其迹者久矣越貞祐某年偶得古院於壽春郡之坤維號德興者以其山水可愛故因駐錫焉其棟宇之欹仄者悉更之垣墻之頹圮者亦新之乃至恢拓舊制以廣其羣髠栖集之地然後意以爲有賓客之經由吾不可不供其位廢應接之禮矣雖然於佛宇中亦不可置其放情肆體遊賞宴喜之所矣於是選寺之傍地有水之泓碧漣漪者遂植礎波底跨亭於其上以茅覆之遠而

望之若輕舟畫舫浮在滄浪然也有遊讌其上則凡坐賓之俯仰屈伸一嚬一笑之態與夫杯盤几席樽壺碁局之影瀉在波面若從明鏡中見人物什器之羅列映澈者至如春水漫渌日光涵明有魚可數百尾遊泳旋戲俯鑑之了了然可數或涼秋八九月時木葉半脫霜落水清丹楓夾岸倒映波上爛然若濯錦江中此皆水亭所以為勝也雖大略如此至絶異處又不可得而名言矣見之者心自知耳若傳夸於人則口不能如眼也畫之者狀其粗耳丹青不能似

其真也噫以此餉客其誰謂浮屠不宜有亭榭游觀之樂乎自皇華星節至于行旅之東西者莫不遊踐方其逍遙盤薄也意若控青鸞跨白鶴出乎八極之表矣何白玉仙臺之足道哉遊者尚爾如吾禪老之常宴坐飽淸景者想已與青蓮佛界爲隣矣何謂戾於道耶赫公素喜文憑予友韓鴻傳乞予爲記欲爲亭之餙而傳之後予不頷凡二年韓君不能無愠色然後粗志其一二而因署其額曰凌波盖以亭之拔水斗起也嗚戲僕亦老矣異日當掛冠高謝以幅巾

藜杖徃遊其中作風月主人而於一篇一詠盡
瀉無窮之景以償予今日之懸懸傾佇也湖山
有靈姑需焉貞祐十二年白雲居士待制與誥
李春卿誌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四

無図書林

八